

# 地域性与普遍性:论曹文轩小说的电影改编

吴学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曹文轩在小说创作中潜藏了对故乡盐城的记忆,但又有意在地名、风物、民俗与方言等方面淡化了盐城的地域特征。他小说创作的意图不在于突显地域性,而在于写出人类共通的人性与普遍的情感。所以,他的小说《草房子》《三角地》就很容易被电影改编移植到不同地域,而且能保留小说原著的情感和主题,反过来又增强了小说的普遍性意义。曹文轩的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坚实的故事和思想基础,而电影传播扩大了小说的知晓度,两者形成了一个双赢的互动范式。

**关键词:**曹文轩;小说;电影;地域性;普遍性

**中图分类号:**I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6-0047-04

曹文轩的小说有着动人心灵的故事,有着典雅精致的语言,彰显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文学美和人性美,得到了世界读者的广泛认可。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和中篇小说《三角地》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两部电影广受好评。曹文轩小说大多取材乡村生活,《草房子》就有着作者童年生活的影子以及对家乡盐城的记忆;<sup>[1]</sup>《三角地》则属于他少数的都市生活题材小说,缺乏明显易识的地域特征书写,而具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在小说《草房子》《三角地》中,曹文轩是如何处理文学的地域性和普遍性之间关系的呢?他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怎样的创作意图和文学意义?两部同名电影如何改编小说,又是如何处理地域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在创作意图、主题意蕴等方面与小说原著有什么联系?借助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探讨,也可以深入发掘曹文轩小说的审美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辩证分析文艺的地域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具体了解文学呈现与电影演绎的互动关系。

## 一、淡化地域特征:故乡与记忆的书写

曹文轩经常谈及故乡风物、童年记忆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者论及曹文轩的故乡背景时,似乎就淡忘了“盐城”这个名称,而是

用“江南水乡”“苏北水乡”或者用“水乡”泛称等来指代作者故乡。有学者根据盐城的相关史料,以及透过对盐城籍作家作品的互文解读,全面而深入地诠释了曹文轩在小说里所书写的盐城记忆及其文学意义。<sup>[1]</sup>然而,需要句疏字栉、探赜洞微才能确认出文本的地域性折射出了一个吊诡的文学现象,就是虽然盐城潜藏着曹文轩的文学秘密,但是盐城地域特征在曹文轩小说里并不特别明显和突出。地域特征主要指该地域内相似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从而形成与其他地域空间明显不同的特征,而小说里最能体现出地域特征的应该是地名、风物、民俗与方言等。

曹文轩家乡是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中兴街道周伙村,周伙小学就是他的母校。然而,他的小说里没有出现过“盐城”“盐都”“周伙”等实际地名,有的都是“油麻地”(《草房子》《红瓦》)、“大麦地”(《青铜葵花》)等虚构或泛称的地名。小说《草房子》中的油麻地小学原型就是周伙小学,“油麻地”名称来源却是香港的油麻地。1996年,曹文轩经过香港,下榻的地方叫“油麻地”。他觉得“那个地名好像已存在若干岁月了,而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等我有朝一日出现在它的面前。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它来,它就是我要找的故事发生地,

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8SJJZDA014)。

作者简介:吴学峰(1976—),男,江苏泗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是它,只能是它。我的家乡叫‘油麻地’,我需要我的家乡,我也离不开我的家乡。从此,我笔下的人物,便成了‘油麻地’人,我也是‘油麻地’人。”<sup>[3]</sup>随着曹文轩小说广泛传播和经典化,“油麻地”等代码式地名走上了国际舞台,也成为诸多读者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与小说地域相对应的盐城域内的真实地名自然遭到了忽略或遗忘。家乡影响了曹文轩的审美和文学追求,而家乡的水更启发了他的文学创作,河、海、湖、荡是他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和标志性意象,但在他小说里基本没有确切名称,更没有采用盐城实际的水体名称,较为接近现实的只有《叉》中的蟒河,其原型应该是盐城的母亲河——蟒蛇河。总体来讲,只有考虑到曹文轩的籍贯及草房子、风车等相关叙事元素,才能辨别出小说里的水体原型来自盐城。

草房子和风车应该是曹文轩小说里独具地域特色的典型风物。小说《草房子》中的油麻地小学由十几幢一色的草房子构成,“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在《青铜葵花》《金色的茅草》里,曹文轩也详细描写了这种用来盖房子的特殊茅草,透过“海滩”“茅草”较清晰地透露出了故事的地域背景,但就是没有明确标识出“盐城”“黄海”的名称来。风车是曹文轩笔下经常出现的景物,具体讲应该是八篷立式风车(也叫八杈立式大风车)。这种风车是江苏里下河地区人民过去所使用的排涝和灌溉工具,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清晰描绘出了里下河地区宝应县的八篷风车图像,在宝应县拍摄的红色电影《柳堡的故事》中也有这种风车的影像。李约瑟推断出这种“有纵翼的风车”与盐业有关,因而“分布停留在沿海一带”。<sup>[4]</sup>盐城也属于里下河地域,又是产盐重地,20世纪50年代盐城县境“串场河以西,到处可以看到似如灯式转动的八篷风车”。<sup>[5]</sup>《细米》《野风车》都有对它外形与工作的细致描写。小说《草房子》中,经过重病的温幼菊劝导生病的桑桑:“我已见过太阳了,见过月亮了,见过麦地和风车了,见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人了,即使明天早上,真的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小说《草房子》虽然只是提及而没有描写风车,但还是

沾染上了水乡特点。但放眼曹文轩所有小说,作者没有在任何一部交待风车所属的具体地域。

民俗对一个民族或地域来说,有着保存记忆、凝聚认同、增进情感和传承文化等作用。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相较地名与风物的呈现,曹文轩小说中的民俗较为多样,也折射出了地域文化的独特之处,但这并非是作者最主要的创作意图。《山羊不吃天堂草》里写到了三和尚会在空闲时间哼唱淮剧。淮剧发源于盐城及里下河一带,最擅长表演悲剧、悲苦戏。<sup>[6]</sup>小说多次写到唱淮剧的情节,主要是表现三和尚的不幸命运和内心痛苦,进而体现进城务工人员的辛酸与伤感,并不是特地为了展现地域文化。小说《草房子》里写到了新人结婚、为老人准备空棺、去世下葬仪式等民俗,这些民俗都融入了小说情节之中,服务于情感渲染和人物塑造。如小说详细描写了婚礼的热闹以及新娘的盛装,反衬出新郎蒋一轮别有所爱、心不在焉的孤独迷茫,表现了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遗憾和悲伤,也为下文叙述他的婚外恋埋下伏笔。可见曹文轩无意借民俗书写来展现地域文化,而且这些民俗具有中华民族的普遍性,也不能说就专属盐城这个行政区域。从广泛意义上讲,方言俗语也属于民俗的一部分,应用方言俗语是小说展现地域特征的有效手段。曹文轩用透过纯美典雅的文笔呈现出了纯美明净的水土与纯美善良的人物。他的小说没有采用方言叙事,只有在人物对话里才会偶尔使用方言俗语,而《草房子》里连人物对话都没有使用方言俗语。小说《三角地》讲述了一个少年自我更新进而改变家庭成员精神面貌的故事,故事背景是个没有具体名称的城市。小说不涉及任何民俗与方言,描写的景物和主人公所在“三角地”的家在任何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曹文轩不在意小说地域名称是否属实可考,而更在意小说内在情感与价值观是否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 二、突出普遍意义:用记忆讲好中国故事

曹文轩在小说里对盐城地域文化有所展现,但又有意淡化这些地域特征。他的精神家园“油麻地”不像莫言的高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洛在现实生活中确有此地;他从不明确标志出风物所属的实际地域,不像李有干、鲁敏等盐城籍作家会在作品里标明“串场河”“东坝”等真实

地域名称。另外,江苏虽然分为苏南苏北,但在很多江苏省以外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整体,属于广义上的南方水乡。研究者用“江南水乡”“苏北水乡”“水乡”来指代曹文轩小说的地域背景完全正常,也很符合曹文轩的叙事逻辑,所以从未见到曹文轩来特别纠正这些称谓。那么,曹文轩在散文或访谈里经常谈及故乡盐城,而为什么要在小说里淡化盐城的地域特征呢?

曹文轩小说内容与形式都氤氲着纯美情愫,不用说去讨论淳朴善良的人物形象与哀而不伤的故事情节,就语言等外在形式来说也体现着文学之美。关于小说《草房子》中的地名,曹文轩曾说:“很多年前,我就有要将故事发生地统统集中在一个地方上的动机,但却一直苦于找不到我所喜欢的地名,为此我还通过有关部门查找了好几个县的乡村地名,都没有找到很理想的。”<sup>[3]</sup>就是说,曹文轩选择的地名也要有语言的形式美,要符合他的审美倾向,要能融合在小说故事之中,与整体情感氛围相匹配,文中的其他名称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审美原则。先看《草房子》《细米》《野风车》《青铜葵花》《甜橙树》《蓝花》等等小说的名字,就弥漫出一股清新纯净的乡土气息。再看小说《草房子》里桑桑、纸月、小康、柳柳、白雀、幼菊等名字都浸润着诗意,即使如秃鹤、细马、小鼓这样的名字也显得有意趣而不庸俗;红色的枫树、金色的草房子、绿晶晶的玉米穗、灰白的苦艾、蓝色的楝树花等等意象给人绚丽明亮的美感。这些名称、意象与小说情节、人物形象、情感氛围相衬相融,让小说《草房子》成为由内到外、从头到尾都营构出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反映了作者精致的构思和雅致的审美。

一个地域的自然与人文会对当地儿童的性格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懵懂的孩子对地域特征并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清晰的识别。曹文轩的小说大多采用孩子视角来叙事,所以淡化地域特征也符合叙事逻辑。曹文轩认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面对儿童这个主要读者群体,他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注重强化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因此对文学粗鄙化现象提出批评,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所呈现出“牺牲美感为代价”换得的不过是虚伪的“深刻”,“无非是病态、冷酷,往脏里写、往死里写、往恨里写”。<sup>[7]</sup>他不愿展现变

态、猥琐、丑恶、凶残与血腥等社会现象,而是要突出能形成良好人性的基础,即“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sup>[8]</sup>他要在小说中着力构建“好人比实际生活中的好人还好,而坏人也是比实际生活中的坏人要好”的理想世界,就要淡化与现实地域的可见性联系,当然很难指明盐城实际的地域地名或地域特征。与之相比,莫言、陈忠实面向的主要是成熟的读者,构建的是人性异化、欲望扩张与文化扭曲的残酷世界,所以要依托具体地域来增强落地的真实性与批判的针对性。曹文轩在构建容纳纯美人性的理想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调动对故乡的记忆,反过来又美化了盐城。

曹文轩多次强调故乡盐城对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但也认为双足立于土地要坚定,眼睛却要眺望远方,心灵才能走得更远。“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写作的永恒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sup>[9]</sup>也就是说,曹文轩要用家乡的记忆,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世界的共通人性和普遍情感。所以,他不会纠结于盐城的实际地域名称,也不会去和别人争夺某个物产的地域归属,而是心怀中国,关心人类,这样就把家乡的河海湖泊、花草树木、房屋家什、民俗礼仪都推向了广阔的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地,让它们获得了更深远的普遍性意义。

### 三、确认普遍意义: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而视觉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影片里的景物、建筑的特征可以直接反映出表明影片拍摄地或故事发生地,不像小说那样没有命名就很难知道地域。电影《草房子》《三角地》的故事情节基本遵循了原著,虽没有刻意告知故事发生地,但是影片里的景物很难遮挡住地域信息的逸出。这是否符合曹文轩小说创作的意图呢?

电影《草房子》中,油麻地小学的教室都是草房子,这与小说保持了一致。无论从材料来源来讲,还是经济条件来说,草房子符合20世纪60年代盐城农村房屋的特点。然而电影里的居民住宅都是苏南风格的砖瓦建筑,不是曹文轩笔下常见

的草房子,这就与学校建筑无法匹配。按新中国对教育的投入来说,居民房屋如此之好,学校就不至于是草房子;学校是草房子,居民住宅就很难超过学校的水准。再看电影里的其他景物特征与原著有着明显的区别。电影中的油麻地小学位于湖边,旁边有架风车,周围青山环绕,湖上点缀着七桅帆船,可谓湖光山色。而小说原著里的学校是在条大河边,没有提及学校周围有山和风车,也没有关于风车的具体描绘。电影里的风车显然搬用了曹文轩其他小说里的风车意象,但又不是八篷立式风车,也没有表现出灌溉排水的功能,更多是起到点缀环境与增强美感的作用。另外,七桅帆船为江南太湖所特有,不是曹文轩小说里常见的普通木船。根据电影片尾对苏州陆巷小学的鸣谢,加上前面对景物特征的分析,可以断定电影的取景地是在苏州。

电影《草房子》中景物的地域特征与小说里的描写很难合榫,那么影片到底是想把故事放在哪个地域叙述呢?首先来看电影对小说作了哪些情节上的改编。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每章分别以不同人物为中心来讲述故事。电影则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双重叙事方法,就是以少年桑桑的视角叙事,以成年桑桑以旁白来回忆、补充与勾连,故事主要围绕桑桑来展开,删去了原著里秦大奶奶、细马的故事,以及蒋一轮婚后波折、纸月父亲慧思和尚等游离中心的情节,突出表现桑桑从感知别人悲伤经历到亲身体验死亡恐怖,体会到了油麻地的人情美、人性美,从而逐渐成长而成熟。曹文轩创作小说就是要表现人类的共通人性和普遍情感,他也遵循了这个原则去改编电影,让电影更集中体现了原著的主题与情感。至于电影为什么在苏州而没有到盐城或苏北平原去拍摄,具体原因很难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

展现人情与人性。曹文轩改编电影和创作小说的内在逻辑相同,如诗如画的景物,不是要来表现某个地域的特征,而是为了达成渲染氛围、衬托人物等目的。比如“水”是曹文轩小说里极为关键的意象。他说,“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草房子》以及我的其他作品皆因水而生……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草房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水的故事。”<sup>[10]</sup>电影里除了保留显著的标志草房子外,还有着丰沛的水域,至于大河还是大湖就不是特别重要。陆鹤挽回尊严、蒋一轮恋爱、杜小康放鸭子等故事都在水边发生,无形多变的水可以与所有故事无缝相衬。电影把拍摄地选在苏州,并没有离开水,既摄入了江南风景,也保留了曹氏风格标志,呈现了一幅幅古朴恬静、山水相映的水乡图景。这样也呼应了很多研究者称呼曹文轩小说背景为“江南水乡”“水乡”“苏北水乡”的逻辑,赋予了电影较强的普遍性意义。

#### 四、结语

作家成长离不开养育他的乡土,总会在作品中渗透进自己的乡土之情。如果电影要完全呈现小说原著的地域特征与思想情感,那么这种复制式的影片将很难产生太大的艺术价值;如果电影不去呈现小说原著的地域特征,那么故事基本就会面目全非,进而很难展现出原著主题与情感。在不少时候,后者这类电影的内容、情感已经与原著毫不相关,只不过是扛着作家的牌子或者打着作品的幌子,电影与原著之间根本构建不成互动关系。曹文轩从不在小说中直接借用具体地域名称来表达对故乡的热爱与感恩,而是将童年的记忆演绎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故事。他的小说成功书写了中国故事,从而走出地域、走向国际。

#### 参考文献:

- [1] 河西. 曹文轩:故乡养育着我的灵魂[J]. 检察风云,2021(2):4-5.
- [2] 高兴. 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及其文学意义[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141-148.
- [3] 曹文轩凭什么成为国际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EB/OL]. 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72949859\\_231856](https://www.sohu.com/a/72949859_231856), 2016-05-02,11:22.
- [4] [英]李约瑟. 中华科学文明史 4[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84.
- [5] 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县[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62.
- [6] 施建石. 盐城特色文化[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240.
- [7] 王倩. 曹文轩和他的水土乡村[J]. 中国图书评论,2005(6):23-25.